
□ 12°
3762
8

口12
3762
8

詩經通論卷十六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



木下中也氏
1991.9
寄贈
91-1098

文九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蘇氏曰
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
爲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
之舊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
謂明了矣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是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
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鄭氏曰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
位之初非也序傳亦同其意頌有在武王時作者必以此拘釋詩所以多
滯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無韻按頌爲奏樂所歌凡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舊謂一句爲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嘆也一唱三嘆則成四韻愚謂此說是已然不必如是泥解卽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韻未爲不可也○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是大序謂周公旣作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是文王焉謬也按洛誥曰則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
王豈可通乎至謂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
本明堂位之邪說謂周公踐天子位朝諸
侯也尤爲誣妄集傳偏從序何邪

清廟鄭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
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
以爲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爲清靜夫
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
于下篇維清又釋清爲清明何居濟濟整
齊之意集傳釋爲衆亦非也于棫樸濟濟
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爲容貌之美何居然
濟濟辟王之濟濟亦只是儀度整齊非容
貌之美也皆誤對越在天緊頂秉文之德
來惟其秉文之德故可以對越文王在天
之靈也不必以駿奔走在廟句泥在天在
廟爲對也不皆作丕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無韻或下二字爲韻之賦也

此亦祀文王之詩小序謂太平告文王乃贊語蓋欲切合六年周公制禮作樂之說也凡祀告文王諸詩孰非告太平乎

此篇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益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解上四句猶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諸語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于此詩上二句曰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與天之不已無異是爲與天爲一按天命命字必不可作實字用固已難通詳下且前古之人從未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可据以作解中庸亦在禮記中凡禮記諸篇之引詩者可盡据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談理

亦起于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不顯對不已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談理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詩然于天命命字難通乃訓爲道嗟乎詩之言天命者多矣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前宋之儒故尚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之眞面目後此之人陷溺理障卽微鄭亦如是釋矣況又有鄭以先得我心于是毅然直解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之乃盡沒詩之眞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然卽此二句非逸詩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字左傳禮記皆然不可爲据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惑于所引詩也假使也溢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按何遐爲聲之轉不聞何假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据傳以改經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爲說者更奇烝民宣王時之詩也故予謂漸開說

理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正此詩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句肇、禋、句迄用有成

維周之楨禋字通韻餘字本韻○賦也

小序謂奏象舞妄也朱仲晦不從以爲詩中無此意是已然未嘗深考而明辨之則何以使後人不惑乎今按其說莫詳于孔疏矣孔疏本非闢序今節錄其說可爲闢序用其曰序者于此云奏象舞于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于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竝設其文故鄭併武解其意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象管吹管而舞武

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
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
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
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于升歌下
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
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
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
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按孔說謂禮記
諸篇下管象皆指武詩甚明並象者象武



王之武功也且謂武詩爲象武可也亦不
得謂之象舞並象用以爲武此後世事當時
原詩安得即以舞名乎是武詩且不可謂
之象舞何況維清之詩于象舞何涉耶諸
儒好穿鑿者誤信序象舞之說謂禮記諸
篇所言象者即此篇反以鄭註爲武詩及
孔疏爲非此佞序之過也鄭註禮記皆是
獨于此篇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
武王制焉似以用兵時刺伐屬文王者謬
矣文王雖未嘗無武功而武功豈足以盡

文王文王之德至矣作樂象功乃獨象其
刺伐耶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則直言
武此尤明證而說者猶以下管象爲句武
夏篇序興爲句斯誠何心哉又墨子曰武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董子曰武王作
象樂則象自屬武詩而不可混入維清之
詩明矣

緝熙敬止言文王也故緝熙文王之典爲
句若曰維清緝熙則不類矣且清字爲起
韻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本韻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
其皇那崇功皇本韻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本韻之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句不忘刑王忘本
韻。賦也。

小序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按謂成王或
可但不必即政耳集傳謂祭于宗廟而獻
諸侯助祭之樂歌按四方其訓百辟其刑
不類告諸侯語又詔諸侯以不忘前王亦

不類故歐陽氏分兩章以繼序其皇之以
上爲君赦其臣之辭無競維人以下爲臣
戒其君之辭然以一詩作兩人語未免武
斷此詩當是周公作以爲獻助祭諸侯之
樂歌而末因以勉王也其維王其崇之亦
是周公語氣若爲王語不當云爾矣念茲
戎功謂諸侯協力平定天下之武功集傳
無謂助祭錫福之大功謬助祭可言大功耶
蘇氏謂勉之以念祖父之功嚴氏駁之謂
成王時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專戒其
子孫也

集傳于此篇不顯維德引中庸語于前王
不忘引大學語與維天之命引中庸語洪
奧引大學語皆同皆與詩旨無涉悉爲閒
文其他如鴟鴞之引孔子語靈臺之引孟
子語更不盡辨也

烈文一章十二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
矣岐有夷之行（本句無韻子孫保之末句無韻也）

小序謂祀先王先公詩中何以無先公集

傳謂祀大王詩中何以又有文王皆非也
季明德曰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按易
升卦六四爻曰王周亨于岐山則周本有
岐山之祭此說可存鄒肇敏本之爲說曰
天子爲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
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以所重在
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又爲之覈
實如此
徂沈括筆談改作岨妄改經文以就我解
最爲武斷集傳從之何也王伯厚曰筆談



引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書朱浮
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註云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
朱浮亦非岨字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通考密繇）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無韻也）

小序謂郊祀天地妄也詩言天者多矣何
獨此爲郊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
王無與即武王亦非配天者而言二后何

耶漢儒惑其說宋儒且引此詩以爲合祀之證其經術之疎謬可知矣此詩成王自是爲王之成王國語叔向曰道成王之德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證也賈誼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涖民故簡昊天焉此一證也楊雄謂康王之時頌聲寖作于下班固謂成康沒而頌聲寖此一證也然則毛鄭輩必以成王作成其王解固泥于凡頌皆爲成王時周公作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本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本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三句無韻三之字爲韻○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于明堂本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當時有此說云

我將奉也養也將貼羊享貼牛大牢以牛爲

主故言享位以右爲尊故曰右之伊嘏文王既右饗之亦主天言先爲不敢必之辭後乃既必之之辭故先惟言右後言右饗集傳以既右饗屬文王言此本鄭氏然鄭以右訓助故可如此解今集傳既訓右爲尊右亦不訓尊耳然則天右文王又右不尊以右爲尊益可通矣右之不依訓助者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不得訓助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無韻下同○賦也下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武王克商後告祭柴望朝會之樂歌周公所作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故知爲武王克商後作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故知周公作

此武王初定天下始作巡守集傳舉周禮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無論周禮僞

書不足据卽曰周禮据稱周公所定然則
武王時已有之乎亦爲開文矣干戈弓矢
武也懿德文也三句有偃武修文意時是
也夏大也鄭氏曰陳其功于是大而歌之
此得古文之意集傳以夏訓中國未然
周禮籥師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予通論曰九夏卽襲
左傳肆夏及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而附
會爲說以三作九肆夏襲左傳禮記諸篇王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俱杜撰祴夏襲
燕禮賓醉而出奏陔陔作以陔作祴取音
近驁夏襲大射儀公入驁其二夏字皆增
計九夏惟一肆夏餘杜撰者六又本非夏
名而妄加者二則周禮九夏可置而弗道
矣惟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國語云夫先
樂金奏肆夏繁遏渠玉藻云行以肆夏趨
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
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儀禮大射燕禮皆
云奏肆夏則肆夏者春秋時用之或卽此
詩與否不可知然係後來所用與初製此

詩之旨原無交涉可不必論若國語之繁
過渠詩中無之尤不必論也

時邁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七句（從何元子本分章下倣此）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
將將降福穰穰（本韻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武王固非集傳謂祀武王成王
康王是已然三王並祭出何典禮得毋鹵



莽耶後之主祭三王之說者鄒肇敏曰文
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
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
按成康各有專廟何得謂祔于武廟此妄
說也惟新主未成廟乃祔廟然亦只一王
如成王崩康王祔之武王廟不應有兩王
也朱允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
而配以成康與此亦臆測毫無稽據主祭
武王之說者范景仁曰祀武王而述成康

見子孫之善繼也呂涇野亦曰自成康以
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
祀武王其必享之然則祀武王之詩周公
豈不曾作而直待昭王之臣作乎主祭成
康之說者朱鬱儀曰祀成王康王而推本
于武王也按祭禮或分或合昭王獨祀成
康二王此何說也季明德曰此蓋昭王時
以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廟之詩也又曰
但不知何故而舉此祭耳按時祭不當祫
祫祭止一尸其辭在已亦疑之何待人駁



乎何玄子曰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
然武王崩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
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始無聞焉
執競之詩爲成康作但二詩而以二王並
言則又心疑之已乃恍然悟曰此即所謂
日祭之詩也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楚語觀射父曰
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數歲祀劉敞曰祖
禰則日祭按日祭之典雖于他經無所見
而國語兩及之然則成于昭爲祖康于昭

爲禴執競之詩當是于日祭上食時歌之
故以二王並言愚按日祭雖出國語而祖
禰日祭僅見于劉歆之言其然耶否耶然
何氏搜索及此亦爲難能聊存之以逆此
詩之難可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本韻
叶第一句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
于時夏牟界夏本韻○妙○語○賦也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周公作也按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指此
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故知周公作也郊祀有二一冬至
之郊一祈穀之郊此祈穀之郊也小序謂
后稷配天此詩中語是已集傳猶不之信
但曰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意以無祀天
之文也古人作頌從簡豈同雅體鋪張其
辭乎可謂稚見矣

陳常于時夏郊祀每歲常行時是夏大爲
陳此常行之禮于是大之樂歌也集傳云

車右如以卑告尊不敢斥言之例乎集傳謂戒農官之詩若是則當在雅何以列于頌乎鄒肇敏曰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是已至耕籍豈容無詩嗟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爲耕籍而戒農官益可据矣其說近是

今以耕籍之義解之在公公家之事卽耕籍之禮也茹度也來謀來度卽戒其從耕籍以起下文也保介鄭氏曰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竊恐詩意正不明順如此

思文一章八句

噫、嗟臣工敬爾在公本韻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本韻（神○味○全○在○虛○字○）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本韻

叶茹於皇來牟本韻叶求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本韻叶年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本韻

叶帝賦也

小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甚迂詩既無祭事天子于諸侯何不敢斥言之而呼臣工

問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披甲執兵也孔氏曰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之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而已今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以農事敕車右者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不敕御人以御人專主于御車也其說甚爲詳明是保介爲車右本無與于農事此因農事而出措

耒耜于車右故敕之也作集傳者並不閱註疏或閱之不能了乎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葢農官之副也以保介爲籍田之官杜撰殊甚夫保介爲農官之副不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維莫之春夏正三月也鄭氏謂周之莫春于夏爲孟春以合月令孟春天子耕籍之說夫月令作于秦人此詩作于武王之世安可以後證前且寅月安得有來牟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本韻叶穀○賦也

小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按春爲祈穀夏則雩矣集傳謂亦戒農官之詩辨見上何元子曰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之詩家語孔子對定公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在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不郊宜其不從也愚以此詩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語是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卽欲敕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舉始祖爲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其說亦巧合存之

集傳曰成王始置農官而常戒命之也季明德駁曰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有之況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

置哉是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孔氏曰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按傳疏之說甚明詩意只如此非可鑿然以典制求之是三十里與十千之義各別不得聯合以解明矣自鄭氏箋信周禮引之曰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云萬耦亦誤當云五千耦）言三十里者舉成數孔氏又疏之曰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按周禮之說本襲考工記匠人九夫爲

井句而增廣爲此說必不可據詳見周禮
通論孟子曰方里而井則三十里爲三十
井一夫百畝一井八夫三十里之地僅二
百四十夫耳安得有萬夫今欲以萬夫合
三十里之地只得謂以百乘百嗟乎詩意
果如是乎且一里八夫乃云三夫爲一里
尤謬不特詩言萬夫非百夫之以百乘百
而三十里亦非百夫也其曲紐妄合誤而
又誤欺世乃如此集傳本之曰三十里萬
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



三十里舉成數也嗟乎無論其不當從鄭
之妄說也且于鄭箋孔疏毫釐不解鄭孔
謂三十里百夫之地非謂萬夫之地也鄭
引周禮萬夫有川之文非謂四旁有川也
周禮萬夫有川是一川萬夫今作四旁有
川是爲四川當有四萬夫矣鄭謂三十三
里少半里今言三十三里有奇又誤也不
詳來歷不解文義直與稚子塗鴉何異乃
以註經而後世羣遵之而習讀之不可曉
也又曰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亦謬君言私民言公正見其交相忠愛處乃因詩無公字遂認私字爲無公田之貢法可乎且依其解爲戒農官國中地少郊野地多何爲僅戒國中之農官而不及郊野乎又其云溝洫用貢法亦誤辨見孟子通論請野節

噫嘻一章八句

簡陽李志鴻蓋臣校



# 詩經通論卷十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 周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本韻

○比而○賦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中庸作射音妬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本韻○賦也

小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宋人悉從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不從曰序似臆說武王既有天下封堯後于薊封舜後于陳封商

後于杞而陳與杞宋爲三恪此來助祭獨言二王之後何爲不及陳耶竊意此詩必專爲武庚而發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使之觀樂辟雝以養德庶幾其能忠順耳鄒肇敏踵其意而爲說曰武王西雝之客蓋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何者鷺白鳥也殷人尚白武王立受子祿父爲殷公以撫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不改色之證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嗣封之微子夫由後而知鵠鵠毀室罪存不貰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固殷之冢嗣亦之嘉賓孰先武庚者無問其賢否也較季說尤爲宛轉盡致矣何亦子又踵兩家之意而別爲說曰周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于祖廟周人作詩美之此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詩爲微子作也何以知其爲微子也微子之封宋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有客之詩曰亦白其馬商何白

也鷺乃白鳥而我客有客似之意者其衣服車旂之類皆用白與此以知其爲微子也何以知其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則微子之封宋自成王始命之此以知微子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愚按微子之命篇語乃僞古文不足据若以尚白爲言則武庚亦必仍舊制安見非武王時武庚來助祭而必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乎是仍與季鄒揣摩之說無異也總之序說原有可疑者三恪助祭何以獨二王後一也詩但言我客不言二客二也此篇言有振鷺之容白也有客篇明言亦白其馬似指殷後而不指夏後三也有此三者故或以爲武庚或以爲微子所自來矣以今揆之微子之說較優于武庚且有左傳以證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按周之隆宋自愈于杞葢一近一遠近親而遠疎亦理勢所自然也商頌亦稱嘉客指夏後此稱

客指殷後也宋國之臣言宋事則宜爲微子而非武庚也有事膰焉亦來助祭之證集傳引序說者乃引左傳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之語然則只說得宋遺卻杞矣

振鷺二章章四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本韻○賦也

小序謂秋冬報不言其所祭亦是闕疑之意鄭氏謂嘗烝謬葢誤泥烝畀祖妣句也下不云以洽百禮乎且亦未有一詩用爲

二時之祭者何玄子駁曰使當大祲之時用享祀之禮而告神登歌乃首舉豐年爲辭毋乃不類之甚而祖妣獨無恫乎是也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蜡亦揣摩之說亦犯一詩兩用之弊集傳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葢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盡舉諸祭言之葢亦雜而無主矣何玄子懲其弊單以爲冬報入蜡立意固是然亦無確證仍不若且依序謂秋冬報以闕其所疑之爲得也王介甫主祭上帝更非

豐年一章七句

有𥑮有𥑮有𥑮在周之庭起二句無韻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本韻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本賦也○

小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近是祖文王也

成王祭也何玄子因以爲大祫祫亦合也

又曰序意謂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云爾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

我客戾止雖或有他王之後在然自以微子爲重書亦曰虞賓在位重先代後也此詩微類商頌那篇固知古人爲文亦有藍本也

有𥑮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本韻有鱣有鮪有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賦也○

此周王薦魚于宗廟之樂歌小序謂季冬薦魚春獻鮪按月令季冬曰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春曰

薦鮪于寢廟序全襲之爲說則知作小序者漢人也以秦月令釋周詩謬一一詩當冬秋兩用謬二上云多魚下二句以六魚實之鮪在六魚之內而云春獻鮪謬三月令季冬夏正建丑之月也孔氏曰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故特薦之此釋潛之義今又引月令季春薦鮪之說則魚是時已不潛矣與詩意違謬四

集傳直錄月令之文以釋詩謬竊取序意若示與序別者尤陋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叶上雝天子穆穆本韻也下同賦○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叶上綏于孝子本韻○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上克昌厥後本韻○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叶上壽亦右文母本韻○此詩每句有韻甚奇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韻而二四兩章皆先有韻後紙韻前後相關音調纏綿繚繞尤爲奇變

小序謂禘大祖謬周之大祖后稷也據禮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后稷所

自出爲嚳詩無及于嚳稷前人已辨之今
按篇末曰烈考文母于禘義尤萬里
此武王祭文王徹時之樂歌孔子曰以雍
徹可證集傳亦援論語而又引周禮鍾師
及徹率學士而歌徹之文頗爲蛇足此詩
徹時用豈名徹乎周禮之妄也三章蘇氏曰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
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
耳不遂廢其文也愚按或謂周公始定諱
武王時尚未有此亦一說四章烈考亦文王

集傳定毛傳謂武王嚴氏主之烈考文母
明相對偶子豈可與母對而且居母上耶
右爲尊故謂其神在右猶云如在其上也
毛傳訓助于此處難通

雝四章章四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
革有鶬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本韻此八句惟一句出韻一韻漢柏梁詩本此
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本韻叶上祜以介眉壽下凡三句一韻秦功德碑本此○賦也

小序謂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按當云成王朝諸侯始來助祭乎武王廟之詩也詩首載字毛鄭皆訓始合之詩中率見昭考之句則載之訓始無疑集傳訓則不知何謂又曰發語辭夫既訓則則不當云發語辭矣若爲虛字之則則乃承接之辭豈可作發語用也僊革轡首也有鶴毛傳謂有法度鄭謂金飾貌其謂金飾貌者韓奕僊革金厄蓋依像金厄而言也集傳謂聲和蓋本商頌入鸞鶴鶴而言也當于後二說中



求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本韻。。。。起。得。翩。然。。賦也下同。有客有客宿宿有客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無韻。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本韻

小序謂微子來見祖廟向來從之惟鄒肇敏曰愚以爲箕子也書載武王十三祀王訪于箕子乃陳洪範此詩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淫威降福亦卽就箕疇中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遂用其意言前之非常之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饗蓋祝之也此說甚新以威福合洪範尤巧而確存之蓋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謂箕子則當爲武王之朝故此說與序說皆可通鄒又駁序曰微子在武王之世既不爲周也爵又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廟乎此說則非矣上所謂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是也何曾必謂武王之朝乎

一章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鄒肇敏曰有萋有且萋豆也敦琢爲玉旅爲陳蓋來朝之享禮所謂旅幣無方也禮記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以此觀之萋且敦琢之義曉然矣又按蒼伯萋兮斐兮韓邊豆有且皆可互證何以

作敬愼解棫樸追琢其章豈選擇之謂乎
按鄒釋此二句詩可謂發千古之矇矣何
玄子因鄒言巷伯萋斐遂謂萋當作綫且
卽邊豆有且之且且乃薦帛之具薦綫于
且故曰有萋有且禮器言諸侯助祭之事
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而皆言束帛加
璧之禮則此詩言有萋有且之卽爲束帛
敦琢其旅之卽爲加璧明矣亦通
有客三章章四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無韻○賦也
小序謂奏大武是卽名大武亦名象武墨
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凡禮記
諸篇所云下管象或云下管象武卽此詩
也謂之象者象其武也詳見維清篇又明
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或疑象自象大武自大武按管爲
吹或吹或舞皆此詩也以其武又或云象
舞焉此周公作左宣十二年楚莊王曰武
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是也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按傳云武王克商作未嘗云自作豈可以辭害意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以卒作首尤夢夢自誤如此而反泥作之一字謂前人誤何耶或因左傳云卒章遂分上二句爲一章下五句爲一章者又非也卒意卽卒句猶之不可以辭害意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本韻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本韻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本韻○賦也

小序謂嗣王朝于廟然不言何時何玄子引殷大白副墨曰武王既葬而祔主于廟似爲得之蓋以首三句爲方在喪之辭曰嬛嬛在疚也鄭氏曰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集傳本之曰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按首二句必非除喪之辭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多○少○究○轉○曲○折○）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無韻）

賦也

此成王既除喪將始即政而朝于廟以咨羣臣之詩集傳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何玄子曰此詩雖對羣臣而作以延訪發端而意止屬望昭考至小毖篇始道其延訪羣臣之意耳如

此讀詩細甚

訪落一章十二句（一句對）

○直○起○妙○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本韻○賦也下同）○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本韻）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本韻）

此羣臣答訪落之意而成王又答之也小序謂羣臣進戒嗣王只說得上半集傳曰上章云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于下章云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愚向者亦不敢

以一詩硬作兩人語惟此篇則宛肖上章先以敬之直陳意甚警切下皆規戒之辭下章則純乎成王語故敢定爲此說今皆以爲成王謂其既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述其自答之言豈不迂而且拙乎且凡頌詩豈必王者自作大抵皆臣工述之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三百篇言學之始

敬之二章章六句

憤懣嘽嚊憀發爲古奧之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摯允



辨偏取草蟲等作喻以見姿致尤奇

彼桃蟲本韻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本韻而比也賦

小序謂嗣王求助集傳謂亦訪落之意皆近混此爲成王既誅管蔡之後自懲以求助羣臣之詩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于我莫予荓蜂言無荓蜂于我此嚴氏說甚明自求辛螫猶言自已求之也摯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

傳云桃蟲鴢也本爾雅又云鳥之始小而終大者郭璞曰鴢鵴小鳥而生鵰鶚陸璣曰俗語鴢鵴生鵰按鴢鵴雖小鳥亦鳥也安得以蟲名且莊子謂其所棲不過一枝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自難信而郭璞復實之以生鵰鶚之說幾會見鴢鵴生子爲鵰鶚來其附會更何疑若鴢鵴生子爲鵰鶚不知鴢鵴又何物所生乎且詩第云鳥不云大鳥也今爲彼說以桃蟲爲小鳥勢必以鳥爲大鳥增添語字以就已說可乎總之若使桃蟲爲鳥詩決不又云拚飛維鳥矣蓋謂蟲之小物忽變而爲飛鳥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後乃鴟張也詩緝載張氏曰猶言向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鳥也其見與予合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寫一家本及工作人儼然在目）侯主侯伯（工語韻）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噴其馌思（孳神）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本韻也下同）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

其傑本韻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獲濟濟有實
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本韻○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本韻有椒其馨胡
考之寧本韻匪且有且音疽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本韻

小序謂春籍田而祈社稷今按詩無耕籍
事亦未見有祈意也劉公瑾謂秋成之祭
薦新于宗廟而歌此亦第以詩中烝畀祖
妣一語耳何玄子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本
月令文以秦世事釋周世詩當乎否乎總

不若集傳謂此詩未詳所用闕疑之爲得
也然又曰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
不殊蓋以萬億四句與豐年同然彼簡此
詳亦不得執彼以例此

一章澤澤鄭氏訓解散若是則以澤作釋何
如依本字謂方春土脈動潤澤可耕之爲
得乎耘芸同釋文惟爲除草集傳云去苗
間草始耕之時未嘗有苗何云去草間苗

乎○三章毖毛傳曰芬香也非是使毖爲芬香不當又云其香矣毖字從食只是飯食之類所謂于豆于祭其香始升是也胡毛傳曰壽也胡之訓壽亦未聞按儀禮士冠曰胡福少牢曰胡壽皆與遐通使胡爲壽少牢不當云胡壽矣又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生頷垂也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然據此亦只是老人之狀非訓壽也且猶遵豆有且之且薦也謂非謂薦乾始有此薦也非謂今豐年始獲



此豐年也蓋自后稷以來已如斯矣

載芟三章二章十二句一章七句

芟芟良耜俶載南畝本韻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本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本韻○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本韻荼蓼朽止黍稷茂本韻止○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本韻○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本韻播厥百室盈止婦如堵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本韻○百室盈止婦子寧本韻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緜以續古之人無韻

小序謂秋報社稷近是詩云殺時犉牡是

王者以大牢祭也嚴氏曰此詩爲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

二章其笠伊糾謂以繩糾結于項下也三章捋亦積實之意毛傳謂穫聲恐非

捋胡考之休　良耜三章一章七句二章五句一章六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二句叶基叶上俅本韻○賦也

小序謂繹賓尸其非有三天子諸侯名繹大夫名賓尸此舊說具見春秋儀禮今以繹賓尸連言一也彼既以賓尸爲言卽以有司徹證之其云埽堂埽尸祖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今何以告潔告充告潔一如正祭乎佼序之徒爲之說曰自堂徂基尸儐于門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羊先出而牛從之鼐先出而鼐從之意謂正祭日不卽徹至繹之日始徹于門外然則詩何以言廢徹不遲乎卽儀禮果如是亦不可據

儀禮以解詩也二也據舊解絲衣爵弁爲士服然何以天子之繹獨使士鄭氏曰繹禮輕故使士非杜撰禮文乎三也集傳不用繹賓尸之說是已但謂祭而飲酒之詩甚混鄒肇敏主蜡祭亦臆測故且闕疑

序下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按其言尸與序同其言靈星與序大異古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屬無尸其謂有尸者妄也孔氏曰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未知高子之言是此否而或者宗之以爲祭靈星之詩愚按漢志張晏註附會靈星卽農祥故樂從其說者以爲卽祭農祥之星孔謂漢高始立靈星祠他史傳無見則是漢人之語無疑而詭托之高子者也又按高子卽公孫丑所引論小弁之詩而孟子所斥爲固哉者無論其僞卽使屬眞亦同爲固執而不可從矣宋陳祥道宗之而明之鄒氏何氏或竭力以證其說甚矣末世之好誣也又按人謂序爲子夏作高子爲孟

子同時人子夏何爲引戰國時人語耶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句。雄。健。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本韻熙之嗣也師叶賦也

小序謂告成大武又謂言能酌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也按左宣十二年楚子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資爲三章桓爲六章其說支離未可信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武曰無競維烈明分酌之與武不得以此詩爲大武也特以

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頌篇次不同蓋樂歌之次第其說當矣不知者以楚子所云缺一二四五章故以酌屬之大武耳又

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序似襲之而增以養天下其于詩之言遵養者亦不切故序說皆不可用也

集傳云頌武王之詩但不知所用此固闕疑之意然又云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節樂之名如云武宿夜云爾其

說亦支離他詩篇名亦有不用詩中字者又何居武宿武僅見于祭統他經傳亦無見也

酌一章八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本韻邦叶王方）以間（本韻叶天）之（賦也）

小序謂講武類禡純乎杜撰又云桓武志也亦泛混似亦因楚子以此篇爲武之六章而云集傳謂此頌武王之功固亦闕疑

然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嗟乎何其無學識至于此也左傳杜註竟未曾閱乃据楚樂章之篇次（見上）反疑詩之失舊乎詩三百五篇經孔子手定故曰詩三百其無闕失可知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尤自無闕失也不然何以云各得其所耶楚子莊魯宣公時孔子去宣公僅百一二十年其間初無若秦火者何以大武一篇僅存三章而失其一二四五章乎若然孔子僅從闕

失之餘掇拾其殘編斷簡而已其何以明詩教于天下乎可謂不察而妄談矣又曰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辨見武篇且既以此爲誤何以獨信其前說乎兄乎以不誤爲誤也又曰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仍依戀于序而不忍置故愚謂佐序者莫若朱也

間毛傳曰代也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鄒肇敏駁之曰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言夏喪邦而殷代之與此處間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愚意桓詩卽明堂祀武之樂歌此意亦新存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二思字語辭也賦也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小序謂大封于廟此因篇名資字而爲言

也按此等篇名實不知何人作亦不知其
意指所在千載後人豈能測之乃据此以
釋詩可乎詩中無大封之義也又曰賚予
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則直本論語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爲辭矣則愚謂其依篇名
說詩何疑乎集傳曰此頌文武之功而言
其大封功臣之意其言大封功臣固不能
出序之範圍而云頌文武之功尤謬此篇
與下般詩皆武王初有天下之辭二篇皆
無武王字故知爲武王又以詩中皆曰時



周之命是武王語氣也此篇上言文王下
言我者武王自我也若謂頌文武之功則
必作于成王詩即無武王字其云我應受
之及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豈成王語氣
耶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辨見
上

此武王初克商歸祀文王廟大告諸侯所
以得天下之意也

敷布也施也時是也繹聯續不絕意思語
辭布施是政使之續而不絕不敢倦而中

止也正對上文王勤止意我徂維求定二句明是返商以來之辭云我往而求定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得王也於繹思又重申已與諸侯始終無倦勤之意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無韻也

小序謂巡守而祀四嶽河海近是此亦武王之詩時遇亦武王巡守意彼之巡守封賞諸侯此則初克商巡守柴望嶽瀆告所以得天下之意固在時邁之先也詩原無次第不得拘求之

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註云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然則翕河卽逆河也是

般一章七句

# 詩經通論卷十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 魯頌

集傳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本明堂位之邪說且因之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此非揣摩杜撰之說乎于是明



簡陽李志鴻蓋臣校

知其無廟頌謂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始指其實焉然則以前何必爲此誣妄之說多其曲折乎又曰夫子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嗟乎豈不寃哉魯頌有何非何失商周之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有也今魯頌多變而爲頌其君上若是則天下之民可以頌天子一國之民亦可以頌諸侯安見諸侯之不可有頌而爲僭哉說夫子存魯頌所以彰君上之過爲春秋之法



既寃魯又寃夫子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本韻下同）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本韻○臧善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騮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騏有騮有驈有驒以車彊彊思無教思馬斯臧有驪有駰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小序謂頌僖公黃東發力辨僖公非賢君

而季明德本之以此詩爲美伯禽牧馬之盛然亦無所據也若大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更無稽

思無邪本與上無疆無期無斁同爲一例語自聖人心眼迥別斷章取義以該全詩千古遂不可磨滅然與此詩之旨則無涉也學者于此篇輒張皇言之試思聖人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不言駉篇也益可知矣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本韻見、姿）振振鷺鷺于下（本韻鼓、咽、咽、醉）鼓咽咽醉言舞（本韻于胥樂兮）

結句無韻也下同　○

公在公飲酒（本韻）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本韻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本韻）自今以始（四句實可作七言讀）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本韻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本韻）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本韻于胥樂兮）

小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云僖公未有

據云君臣之有道尤不切合集傳云燕飲而禱頌之辭無以定其爲何公何事也季

明德以爲美伯禽君臣說見上篇振振鷺亦興也集傳以爲鷺羽之舞下文醉言舞始言舞事不應先言舞器又三章醉言歸不言舞上何以言舞器乎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本韻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本韻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本韻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本韻○○思樂泮水薄采其茆

本韻賦也○○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既非頌僖公又詩言既作泮宮非修也蓋本王制泮宮爲諸侯學宮之說則泮宮其前此矣故以詳下詩爲修也詩魯齊謂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有征淮夷事見于費誓若僖公則十六年冬從齊侯會于淮而爲齊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詩言縱今大不應以醜爲美至于



如此也奈何舍其可信而從其不可信哉

魯頌四篇末篇爲僖公詩有明據此篇爲伯禽亦有據吾固未嘗敢因此篇爲伯禽而以前二篇皆爲伯禽若序因末篇爲僖公而槩以前三篇爲僖公則過矣

泮宮宋戴仲培明楊用修皆以爲泮水之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泮爲水名可證魯侯新作宮于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屬故詩人作頌因以采芹藻爲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

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于是獻馘于是獻囚于是獻功于是末章乃盼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鴞集之因托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通篇旨意如此自王制以爲諸侯之學宮此漢儒之說未可信也使泮宮爲諸侯學宮則諸侯作學宮乃其常事詩何以便謂使淮夷攸服乎說者曰漢儒謂學者以詩中匪怒伊教一語夫先之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耳又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下卽繼



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此自指從遡之多賢言非關學也又有四說可以直折其非詩曰泮水又曰泮宮言泮水者水名也言泮宮者泮水之宮也文義自明名泮宮者猶楚之渚宮晉之虎祈之宮也今解之者曰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水以泮水作半于辟廱已自杜撰無理又以半于辟廱之水而作字爲泮以名之何其展轉曲折可笑之甚乎若泮宮本爲泮水之宮今以泮水爲泮宮之水顚倒

不順一也詩又曰泮林明是泮水之林今既以泮爲半璧之形而又以半璧之形呼其林爲泮泮林可通乎亦將爲半林乎二也首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末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猶之如翬斯飛檻泉言采其芹于水澤之地多水草而云也今以爲築土所製半璧之形其水幾何恐未必遂多芹藻之類又此詩爲魯人所咏言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就泮水所有以興作泮宮之意必當時魯人原得入而游樂焉故如此云若以爲魯侯所製之泮水則



魯人安得思樂于此乎故孔氏知其弊爲之說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也此因說詩者不順其義故疏之者每致難通必爲之迂回其說以泮水爲泮水之外試問詩言思樂泮水固是思樂泮水之外否乎三也詩曰從公于邁曰魯侯戾止泮宮必在郊外之地若夫學校豈有不在國都中者四也此四者人自不細心察耳作序者祖述王制以說詩而其言遂牢不

可破後人且繪辟廱爲全璧之形泮宮爲半璧之形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不信然乎又明堂位云頖宮周學也說苑云泮諸侯鄉射之宮鄭氏註禮記云頖班也所以班政教孔氏疏魯人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云謂于頖宮之中告后稷將以配天也當時解泮宮者又或以謂周學或以謂諸侯鄉射之宮或以謂后稷廟而鄭氏亦復二三其說可見原無一定之說如此則安得信王制謂諸侯學鑿然不可易哉

集傳知于僖公不合故但曰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于第三章下云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謂獻馘獻囚獻功獻琛皆是末祝其未來事尤堪絕倒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本韻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本韻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本韻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
禹之緒本韻○賦○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本韻）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本韻）○乃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本韻）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本韻）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本韻）享以騂犧是
饗是宜降福既多（本韻）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本韻）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
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本韻）不虧不崩不震不騰（巧言語）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本韻）○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本韻）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
髮台背壽胥與試（本韻）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
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本韻）○泰山巖巖魯
邦所詹（本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本韻）○保有鳧繹
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本韻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本韻○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本韻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本韻○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本韻

小序謂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人多非其復周公之宇句予謂此卽用詩中語亦未爲非也大抵時至春秋諸侯之立多規諫之風少僖公庸主而頌之則此時可知矣集傳曰閟宮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辭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下及于僖公耳影響闕疑要亦自可然謂修閟宮則非也泮水序以爲修泮宮者以諸侯原有學宮不因僖公而作故强名曰修今無故而拾序之殘唾亦曰修何耶末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豈修舊廟乎蓋閟宮卽新廟集傳未喻斯旨遂使詩之首尾不相貫通成爲兩截矣所作新廟不知何廟或謂后稷廟固謬或謂周公廟亦非大

廟魯原有之若是則亦修耳何云作乎意當時禰廟莊公廟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必是奚斯在閔公初立之時作茲因僖公祀禰廟而追述其作者而言也閔即以是年薨故亦謂新廟也然則此詩當爲僖公祀禰廟而史臣作頌以夸大褒美之又或謂僖公始僭郊祀之禮以后稷配及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悉鄙說

一章　二祀先公直從姜嫄后稷大王文王溯來僖以鋪張祖宗以來之盛大而後及于



本國魯公之始封如此長篇應得此等冒頭也○三章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此祈穀之郊非冬至之郊也祈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四章　白牡騂剛見周亦不專用騂言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騂成文猶後言朱英綠縢之意毛傳遂謂白牡騂剛魯公牲鬯說也何據而分之耶集傳復爲之說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尤爲飾說此絕類三家村老人

說古事毫無稽据也犧尊尊足或耳爲犧首之形毛鄭不見古器故云有沙飾解之者以沙作娑謂刻鳳形于尊其羽婆娑然絕可笑宋時古器大出而集傳猶云犧尊畫牛于尊腹會見尊腹畫全牛之形者三壽作朋當如集傳後一說謂與岡陵等而爲三春秋時宜或有此巧語耳○五章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以爲周公意或取周公之事以夸大信公之能法祖耳

此三百篇中最爲長篇然序事近冗而辭亦趨美熟一路文章風氣洵有升降也以語句多不無複雜之病如曰春秋匪解又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曰以騂犧又曰白牡騂剛曰黃髮台背又曰黃髮兒齒皆是也

閟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句二章章十八句三章章十句章從集傳謂第四章脫一句故謂五章章十七句今按第四章本無脫句又正之

商頌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

本魯語閔馬父語也

魯頌應附周後商頌又附魯後者以其爲前代也次第當如此

商頌五篇文字風華高貴寓質樸于敷腴運清緩于古峭文質相宜允爲至文孰謂商尚質耶妄夫以爲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辨虞廷賡歌每句用韻商頌多爲此體正見去古未遠處

集傳曰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按商頌無闕文亦無疑義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本韻湯孫奏假綏我思成二句錯綜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本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本韻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本韻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成湯是矣但不知何人祀鄭氏以爲大甲金縢氏以爲武丁皆揣摩之論

磬鄭氏謂玉磬未然磬有玉有石古人隨用何以知是玉磬乎孔氏因以爲非石磬

要是依說夫樂惟有八音今分玉石不成
有九音耶集傳曰周以磬爲堂上升歌之
樂尤謬磬柱堂下玉石同之決無玉磬柱
堂上石磬柱堂下之理堂上之樂以笙爲
主堂下之樂以磬爲主故小雅謂笙磬同
音此云依我磬聲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本韻
統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
假無言時靡有爭本韻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



軷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
烝嘗湯孫之將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中宗本無据第取別于上篇又
以下篇而及之耳然此與上篇末皆云湯
孫之將疑同爲祀成湯故集傳云然然一
祭兩詩何所分別輔廣氏曰那與烈祖皆
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
則及于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
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此說似有文

理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古○人○爲○又○定○不○肯○平○淡○必○借○事○以○見○異○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

○以○是本韻古人

湯正域彼四方本韻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本韻商

○不○知○者○反○以○是本韻古人

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本韻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本韻邦畿千

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本韻四海來假來假

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本韻析叶與百祿是

何本韻與河叶○賦也

詩明言武丁孫子孫子者對湯而言上曰

商之先后是湯也集傳猶不之信第爲泛

說何耶其解武丁孫子若謂武丁之孫子

然屬祭者自謂于是以武王靡不勝亦爲

自贊之辭絕非理

毛傳曰玄鳥鳳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

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

于郊禖而生契故本爲天所命以玄鳥至

而生焉依毛解詩儘自明順何必喜怪耶

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

主爲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

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毛傳亦合自呂覽創爲異說以爲吞鳦卵而生而史記承之諸緯書亦並爲其言鄭氏乃以之說經不可從也今人居數千載下豈能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生民詩文義實似謂履迹而生者不必爲之闕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義不必爲之好異也武王靡不勝湯有武功故曰武湯武丁伐鬼方故亦曰武王正見其

繩祖武也景員維河朱鬱儀曰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者舉湯暨武丁會諸侯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辭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本韻○賦也下同

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本韻○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本韻○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本韻○受小共下國爲駿龐何天之龍（對敷奏其勇句移上不震不動不竦不悚百祿是總（本韻○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苕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本韻○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本韻允也天子降予（註疏本作予今坊本作于卿士（本韻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本韻

小序謂大禘說者謂禘則功臣與祭徵之于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詩未有阿衡之語也按禘者據禮文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今惟言契而不言契之所自出似非禘矣集傳謂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疑爲祫祭之詩彼意似謂禘不及羣廟之主惟祫及之然詩中未嘗有及羣廟之主語相土未爲王無廟也豈認相土爲廟耶更難曉愚按祫祭之說更不如禘抑或商之禘不必所自

出耶

三至子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業興與天命會也非也齊等齊謂湯與契等齊也韓詩外傳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可證綴旒駿龐何玄子曰綴鄭云猶結也旒毛云章也章爲冕飾裏十六年公羊曰君若綴旒然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爲冕下國爲綴旒者取其相繫屬之義也說文龐石大貌爲下國駿龐者下國恃湯

以爲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龐作駿驪謂馬也以馬比先王不倫甚矣其說皆可存共供同卽無逸萬邦惟正之供集傳曰湯齊之義未詳又曰小共大共駿龐之義未詳按義未詳又曰小共大共駿龐之義未詳按諸義皆未甚僻奧何遽云未詳耶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荆楚梁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本韻○賦也下同○維女荆楚居

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本韻○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與禍適（本韻稼穡匪解（此句
有嚴（本韻不僭不濫不敢怠遑（通韻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本韻○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本韻○陟彼
景山松柏丸丸是斷（古韻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
梃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本韻
小序謂祀高宗按鬼方荊州之地即今



貴州易稱高宗伐鬼方固自無疑此蓋後
世特爲高宗立不遷之廟祔而祭之之詩
也

一章（荊楚孔氏謂荊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人
得兩稱也案毛傳作深是訓冒者未然易
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詩云案入其
阻與之合可見非暫事也○四章（命于下國
謂爲下國所歸命也亦倒句孟子曰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六章（集傳曰此章與閟宮
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按商在前魯

在後明是魯以商爲藍本耳何疑焉無故自疑以起人之疑何也且不疑魯而獨疑商又何也其多云未詳者無非欲實其商頌多疑義之說耳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按稼穡匪解下疑脫一句則當爲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簡陽李志鴻蓋臣校